

大同三年二月

普及建國精神之教育資料

第三集

文
教
部
刊
印

發揮義理裨益
治道儒術匪疏
至言可寶

康德紀元春寶題



齋
直
器

平
開
器

康德元年三月

許

寶衡



凡例

一。本篇衍義專據欽定經解發揮蘇戡夫子立言之旨不敢攙入異說以亂其真。蓋博引旁證辨析毫芒而無衷於一前賢所戒後儒所病。述而不作鄙意在此。信而好古願與諸君同其志也。

二。王道之不明實學之不明是由。學者何也。內聖外王之學也。其學備於大學一卷。廣大精微體用弗遺。以是三致思於此。特明其全體大用載之本篇。讀者勿以其平易正直置諸口耳四寸之間。

三。蘇戡夫子所述王道要義以孟子愛人之章爲終。以下所附皆爲補傳。庶幾讀者尋求潛研互相觸發以資成德達材之用。語云回千里迷塗者一言之力也。矧於聖賢之格言大訓乎。

四。本篇講明政事而不論議政治以要義大旨在彼而不在此也。若夫光大王道而擬之實濟自當有別副筆墨。予今何言哉。如其事業俟世之君子。

康德元年三月

人民之死亡、財用之耗竭、已立見矣。王道者。乃今日起死回生之良藥、消世界之戰禍、而致之於安居樂業之途者也。果行王道、必先蕩滌愛國之思想、而以博愛爲主。必先革除軍國之教育、而以禮義爲先。

○

王道之學、謂之內聖外王之學。王道至大、而不能求之於大。王道至遠、而不能求之於遠。然則王道安在乎。今以一言蔽之曰、在於人已之間而已。內聖者、王道之屬於己者也。外王者、王道之屬於人者也。更引孔孟之言以證之。

王道之學、謂之內聖外王之學。謹案。欽定大學解義曰。大學一篇、爲古帝王立學垂教之法。孔子詳舉其次第、以示之曾子。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終始不紊、在初學爲入德之門。而極其至。則內聖外王不越乎是、故曰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一章書、是曾子述孔子之言。乃修己治人之要道。孔子曰。道在一身、而能周乎天下國家者、大人之學也。大人爲學之道、在三德者。天所賦於人心、至虛而無所累。至靈而無所蔽。能包函衆理而酬應萬事。故謂之明德。德本明而氣稟拘於有生之初。私欲蔽於有生之後。則明者有時而昏矣。然其本體之明自在也。故必因其一端之發露而致力以明之。使復其本然至虛至靈之全體、方爲有本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明明德。然所謂明德者、乃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我之所私有也。故自明其德、更當推以及人、鼓舞振作、使天下之民、凡具是德者、咸有以去其舊染之污、而臻於大同之治、方爲有用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新民。然此明德、新民、皆有當然之極、不容增減。所謂至善也。大人之學、不可苟且自足。不可半途而止。己德必無一毫之不明。民德則必無一民之不新。皆止於至善之地。又能守而不遷。方爲有成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止於至善。此修己治人之全功。內聖外王之要道也。蓋三者本千聖傳心之微旨。孔子特取而發明之。挈爲綱領。分爲條目。燦然畢具之中。經緯咸貫。爲大人之學者。能究心於此、身體而力行之。治天下無餘事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一節書、是孔子示人以止至善之功也。孔子曰。明德、新民、何由得至善而止之乎。惟於至當不易之理、爲人所當止者。能眞知灼見、而後志之所向無所疑貳、常確然而有定矣。志既定而後心之所存。絕乎紛擾、常泰然而能靜矣。心既靜而後身之所處、遠乎憂危、常坦然而能安矣。身既安而後神閒氣定、揆度事理、必暇裕周詳、而能慮矣。能慮而後事物當然之理、審處咸宜、不使有一毫之差、而明德新民之至善、乃可得而止矣。然則欲止至善者、可不以知止爲要哉。夫至善之理、隨事而寓、然必由於知止、識見既定、自然心無妄營、志氣清明可以宰制萬幾、而各得乎至善之極。此大學所以貴格致之功也。抑又大人之學。道固無所不該而功則約而有要。明德、新民。有名象之可指者、皆謂之物。物則有本末焉。必己之明德既明、而後可以新民之德。則德爲本而民爲末也。知止能得。有工夫之可言者。皆謂之事。事則有終始焉。必先有知止之功、而後收能得之效、則得爲終而知爲始也、然則學者其可泛然從事乎。誠能知本與始在所當先。末與終在所當後。端本於明德。而漸及於新民。用力於知止、而觀成於能得、則進爲有序。所操者約而所該者博。於大學之道爲不遠矣。大學首言明

德、新民。繼言知止能得。猶恐人精神泛用、昧所持守、不免本末倒置、終始混淆。故又示人以先後之序。有志大學之道者。亦可以知所從入之途矣。其條目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蓋言。明德、新民。理雖一貫、而其中之次第、則有不可紊者。古之人君任政教之責。欲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必以教化治其一國之人、咸遵於善使四方有所觀感、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也。欲治一國之人、則必先整齊一家之人。長幼尊卑各得其分。使國人有所則效。故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也。欲齊一家之人則必先修己之身、喜怒好惡咸得其理。使家人有所取法故欲齊其家者、必先修其身也。身不易修而心乃身之所主。欲修其身而使無有或愆。必先使心之所存大中至正、無少偏邪。斯身之所行皆善矣。故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也。心體至虛、而意乃心之所發、欲正其心而使無有或偏。必先使意之所動。誠一篤實、無少欺僞。斯心之所存皆善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也。心之明覺謂之知。誠其意而使無有或僞。必先使吾心之知、推致無餘。善惡之辨洞然明晰、斯意之所發皆實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也。知之理散見

於物。欲致其知而使無有或蔽。必將天下事物之理。窮究無遺。是非可否。逐一透徹。斯知之本體無虧矣。故致知在格物也。有明德新民之責者。可不知所當先哉。聖賢言修己治人之道條目次序。無有明白顯著於此者。自修身以至明明德於天下、明德新民之序也、自格物以至修身、知止能得之序也。學者循其序而從事焉。以入道無難矣。孔子更申說上文、以見明德新民有遞至之效。而以修身爲家國天下之本、反覆警醒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蓋言物格則理之散見於事物者。窮究之無不盡。而後知之具於吾心者。推極之無所遺。而知無不至矣。知至則明之所照。不淆於善惡之辨。而從意之所發。不介於眞僞之間。而意可得而誠矣。意誠則私欲去。而天理常存。而後吾心虛靈之體、無少偏倚、而常正矣。心正則防閑嚴、而匪彝自遠。而後吾身舉動之間。咸歸軌度、而能修矣。身修則由己及人、而後一家之中有所取法、而咸遵約束、家可得而齊矣。家齊則由親及疎、而後一國之人有所則效、而羣服改教、國可得而治矣。國治則由近及遠。而後天下之人。有所觀感而共遵王路、天下可得而平矣。可知齊治均平之

化。皆本於修身。格致誠正之功，皆所以修身。是以上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無論分位之尊卑。一切皆以修身爲本。而況爲人君者。爲天下國家所仰賴。其可不盡格致誠正之功。以立齊治均平之本乎。以一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家國天下爲末。若不能修身則本亂矣。而欲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是本亂而末治也。必無此理。以家對天下國而言。雖皆在所當愛而厚薄之分則有差等。若不能修身以齊其家。是恩義不逮於所親。所厚者薄矣。而欲國之治、天下之平、使德教加於四海、是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固理之必無者也。然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可不以知本爲要務哉。蓋大人之學。其功用極於九州之遠。而其根本不外建極之一身。端本及末則約而有功。忘本逐末則紛而寡效。聖人反覆示人之意深且切矣。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解義曰聖經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蓋言由家以及國、由國以及天下、其勢雖有遠近之殊、而人心則本無不同之理、故以天下之大而以一人平之、誠有藉於化導之權與斯民之心相感動焉耳、

如上以事老之道、在家而孝其父母、此初無意於民之孝也、而國之民遂皆興起而孝其父母焉、是老老之心同也、上以事長之道、在家而弟於兄長此亦無意於民之弟也。而國之民遂皆興起而弟於兄長焉、是長長之心同也、如上於一家之中、撫愛其孤幼、此亦無意於民之不倍也、而國之民遂皆效其誠、求而無有倍之者焉、是恤孤之心同也、夫孝弟慈三者上行下效如此、是一國不異於一家也、而天下豈異於一國乎、是以平天下之君子、固有道以處此、因其同然之心、處以各足之理、使天下凡有孝弟慈之願者、皆如一人之心而無弗齊、亦猶匠人制器、絜之以矩而無不方也、更釋其義則人之制器必度之以矩、而君子處物則度之以心、蓋一人之心無殊於千萬人之心也、如上下四旁位雖不一、其心則同、設使在我上者、以無禮加我、乃我所不欲也、卽以此心度量在下者之心、而亦不敢以無禮使之、在我下者、不以忠事我、亦我所不欲者也、卽以此心度量在上者之心、而亦不敢以不忠事之、以此心而度之於前後、或在我前者、我惡其以不善待我、卽不敢以前之加於我者以先後、或在我後者、我惡其以不善待我、卽不敢以後之待乎我者以從前、以此心而度之於左右、如在右者、以我之所惡加於我、便以此度在左者之心、而毋以交於左、如在左者、以我之所惡加於我、便以此度在右者之心而毋以交於右、是蓋以人比

已、以己度人、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此乃謂之絜矩之道也、誠用此道以治天下、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則天下無不各得其所、而無有餘不足之憾矣、平天下之道寧外此與、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解義曰是聖賢心學之傳也、曾子平日學問、主於誠心、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功力既已深矣、故孔子直呼其名而告之曰、參乎爾亦知吾道乎、吾道統乎天地萬物、雖精粗大小、本末內外條理各殊、其實總是一理、貫通萬事、自然施之各當、應之不窮、曾子聞孔子此語、不待辨問、直應之曰、唯、蓋其學力獨到、爲能深契其旨、其餘門人俱未能解、故孔子既出、門人、私問於曾子曰、所謂一貫者何謂也、曾子答曰、夫子之道無他、忠恕而已矣、至誠无妄、無一毫不自盡之心、所謂忠也、推己心以及人、曲當周詳、各從其願、所謂恕也、蓋忠爲體、具於一心、恕爲用、通乎萬理、一以貫之之實不過如是、豈更有他說哉、夫虞帝傳心以精一爲旨、孔門傳道以一貫爲宗、聖功王道其致一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天下歸仁乃王道之極則。其所以致此者。乃在於克己復禮。人已感應之機、似微而至顯、似緩而至捷、蓋必驗之事實。而後知求之於人者、徒勞而無益。發動之力、固在此而不在彼也。

謹案。解義曰仁者心之全德。莫可名言。存於人者。天理當然之則。謂之禮。人心私欲之累。謂之己。爲仁者。但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卽此是仁原無俟乎他求也。此理人所同具。但多習而不覺耳。果能於一日之間。克己以復禮。則天下雖大。遂莫不翕然稱許其仁焉。其效之大而速者。蓋如此矣。夫事之由己者易。由人者難。今之爲克爲復。止盡其在我者而已。豈借資於外而由人乎哉。於時顏淵聞克復之訓、有會於心、而直問克復之目。蓋欲實用其力而不復疑也。孔子曰。凡人欲心勝者、應物之際、多不合於禮。必也制於未發之初、謹於將動之始。視必以禮。非禮則勿視。聽必以禮。非禮則勿聽。言必以禮。非禮則勿言。動必以禮。非禮則勿動。蓋視聽言動之非禮者己也。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克己也。己克則復而仁不在是乎。此所謂克己復禮爲仁也。要之爲己爲禮。卽人道心之說也。苟隨時省察則人心自去、道心自全於以仁覆天下亦何難之有哉。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之。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君子有位之稱。修己以敬。所謂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四體也。修己以安人。所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修己以安百姓。所謂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也。堯舜以天下之任責己。故與禹稷同意。

謹案。解義曰。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以敬修其身而已。蓋無事則收斂身心。使天理常存。有事則點檢言行。使人欲不作。如此則身修而德成矣。豈不可爲君子乎。子路又問。君子之道甚大。豈但如此而已乎。孔子曰。敬者人已合一之理。誠能修己以敬則此感而彼通。可以推而安人矣。又問。君子之道甚大。豈但如此而已乎。孔子曰。敬者天下爲公之理。誠能修己以敬。則正己而物正。可以推之而安百姓矣。其修身以安百姓。其學問至精。其功用至大。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歉然不敢自以爲足也。而謂未足以盡君子乎。蓋敬爲修己治人之要。而亦學問徹始徹終之道。千聖相傳不外於此。近而公私邪正。遠而廢

興存亡。皆於一念敬肆之幾決之。志問學者誠不可以不審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博施濟衆。其功難成。求之於人終無止境。不如返而求己。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則由小而大。由近而遠。步步踏實。不待功成。而感應之效。一日千里。此即踐履之實地。擴充之要術也。

謹案。是孔子教子貢以求仁之方也。子貢曰。凡仁主乎愛。必盡愛之事。而後成仁之用。如有人加惠於民。其施甚博。無一夫之不被。而又能於所施之衆。莫不有濟。此其人何如。可謂仁乎。孔子曰。仁之量固無窮。而仁之力則有限。若云。博施濟衆。豈但止於仁而已。必也聖人。體乎仁以造其極者。庶足以當此。聖如堯舜宜其於博施濟衆。無有不慊矣。然而勢實有所不能。雖堯舜猶歉然有不足也。必欲以之求仁。則愈求而愈遠矣。何不觀仁者之心乎。夫所謂仁者。不必事功之廣濶。而在心體之周流。已欲成立。便

思扶植人。使之皆得以自立。己欲通達。便不沮塞人。使之皆得以自達、如此立心。全然天理之公毫無私欲之間。不必徧物而愛之。凡天下之大己。無不在吾胞與之內。其體量固如此也。然則求仁者。亦但求諸心而已。誠能近取諸身以己譬人。己欲立知人。亦欲立即推以立人。己欲達知人亦欲達。即推以達人、始雖由於勉強。後必進於自然。未可謂臻乎仁之至而實可造乎仁之方也已。子貢欲於功用求仁。則難而愈遠。孔子教以心體求仁則約而可成。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無非人已相通。故到得一體地位。法堯舜者務存仁者之心則得矣。何事博施濟衆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舜以庶人而爲天子。以舍己從人爲行。故天下服之。至於取諸人以爲善。則盡除人已之見矣。

謹案、孟子曰、古昔聖賢不一而好善之心則同。聖門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得聞而改

之、其樂於遷善如此、夏王大禹聞人之善言則屈己拜而受之、其樂於受善如此、若夫有虞大舜、規模氣象。視由禹更有大焉、舜視此善、本天下大共之理、故以天下之善、公之天下之人而與同之、不存一己之見於心、而虛心以從之、不知善之在己也、不存一人之見於心、而見人之善則樂取之、不知善之在人也、形迹俱泯、物我兩化、融融然同處一善之內、自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以至登庸而爲天子、無在非取於人以爲善、其樂善之至、窮達不移終始無間又如此、由今思之、舜取人之善以爲己善、雖未暇代爲人計、然天下有善者、以見取爲榮、益日進於善、未有善者以不見取爲辱、亦思共勉於善、是與人爲善者也、至於與人爲善、則是成己而卽成物、獨善而備兼善、有如天覆地載、無不生成長育君子之善、莫大於此、取善之量、必如是而始盡哉、蓋嘗論之、人君如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日月雨露、雷霆霜雪、各司其職、惟成一天之善、人君之道、淵默無爲、然兵農禮樂、工虞水火、各效其能、亦惟成一君之善、若稍吝容納、或疑其沽名市美、則人皆消沮伏匿、不敢自獻其善、人君雖欲爲善、從何取之、故孟子從由上溯大舜、以見善不可不取、取善又不可不極其量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

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行有不得之而求之於人、此天下所以常亂、王道所以不行也、反求諸己、則不親不治不答之故、顯然易見、感應之機、捷於影響、王道易行、端可信矣、

謹案、孟子曰、人之處世、但當盡其在己、不可責之於人、如仁者切於愛人、誰不親附其或愛人而人不我親者、必我之仁仍未至也、即當自反其仁、倘仁有弗純不敢安也、智者明於治人、誰不順從、而人不我治者、必我之智仍未至也、即當自反其智、倘智有弗周難自已也、有禮者敬人、敬人者人恒敬之、其或不我答者、必我之禮仍未盡也、即當自反其敬、倘敬有弗篤、不容懈也、且不特此也、凡有所行、或不能適得其所欲、是乃自治之功疎而有以致之也、惟皆反求諸己、務使歸於盡善而後已焉、如是修其身者、極其嚴密、而一身之中、無有不正矣、身既正則當乎天理者、自合乎人心、即以天下之人、當無不敬信而歸服矣、寧猶有不親不治不答者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解義曰、仁存乎心不外敬恕二者而已、凡人見大

賓時無肅然起敬、至出門之頃、則易忽也、若心不敢肆、卽一出門而儼然尊貴在前、如大賓之是見焉、則無一時之敢忽可知也、人承大祭時、無不恪恭致敬、至使民之時則易慢也、若心不敢放卽一使民、而宛然天祖式臨、如大祭之是承焉、則無一事之敢慢可知也、此敬之至也、又以見賓承祭之心而體勘人己之間、凡人以非理加諸我己所不欲也、己所不欲而卽不以施於人、此恕之至也、如是存心敬恕則凡身之所處、所內或外、皆吾考證之地矣、若能外而上下相安、在邦無怨、內而宗族相悅、在家無怨、是無在非敬恕之徵驗、卽無在非敬恕之流通也、而寧不謂之仁乎、故仲弓直任之曰、雍雖不敏而夫子之語則確有所據也、請自盡其敬恕之功以考無怨之效、敢不臆勉以副明訓哉、要之仁存於心有物蔽之而卽昏、惟是時時體認、敬以立其體而恕以達其用、此天德之所以常存而身世之所以咸善與、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解義曰、爲政者有經有權、而總以信爲立國之要、昔子貢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爲政者凡以爲此民也、民以食爲天、必制其田里、薄其稅歛、則食足而民生以遂矣、民以兵爲衛、必爲

充其行伍、時其訓練則兵足而民生以安矣、然兵食既足而民心未孚、則民豈可恃乎、必勤施教化彰明禮義、使君皆尊君親上、而無詐無虞、則民信之矣、此乃政之大經缺一不可也、子貢又問曰、三者兼全誠美矣、倘不得已、於三者之中、姑去其一、將以何者爲先乎、孔子曰、去兵、蓋民既足食、而且有信以固結之則家自爲衛、人自爲守、雖無兵而國可保也、子貢又問曰、去己屬權宜、設不得已於二者之中又去其一、將以何者爲先乎、孔子曰去食、夫民無食則死、原不可去、但自古以來、人皆有死、必不能免、若信者乃本心之德、而人之所以立於天地之間者也、使民而無信則形雖存而心已死、無以自立民不立而國誰與立耶、可見爲政者、不可徒求之富強而要必以信爲本、蓋爲上者以實心教養其民明爲民者亦必以實心愛戴乎上、情誼聯屬、衆志成城、卽不言富強而富強在其中矣、三代以上建國長久者用此道也、不然至強如秦、至富如隋、而國運如彼其促、區區富強亦安足恃耶、此仲尼之門三尺之童、亦羞稱五霸之事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之、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

不仁者遠矣、解義曰是言仁知有相成之用、孔子曰、仁主於愛、必也親疎厚薄皆在怙冒之中、斯可謂仁矣、又以知問、孔子曰、智主於知、必也邪正賢否、無逃洞鑒之下、斯可謂智矣、樊遲一聞孔子之言、以爲仁無不愛、而智有分別、似乎知有妨於愛、故尙未達其旨、孔子曰、仁智雖有二用、其實只是一理、如立心正大、行事端方、此人之直者也、吾真知其爲直、則舉而用之、若立心邪曲行事偏僻、此人之枉者也、吾真知其枉則舍而錯之、將見甄別方行而感化立效、平日邪枉之人亦莫不翻然愧恥去惡從善而俱變爲直矣、是鼓舞之妙卽在黜陟之中、道固有並行而不悖者、樊遲尙未能曉是旨、子夏聞其說歎曰、富矣哉夫子之言、所包者廣、蓋卽古帝王有天下者選舉之事也、昔者舜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得一臯陶、舉爲士師、由是天下之人感發興起、感化爲仁、不仁者若遠去而無迹矣、湯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得一伊尹舉爲阿衡、由是天下之人、鼓舞踴躍、感化爲仁、不仁者若遠去而無迹矣、蓋選於衆而舉臯陶伊尹此知人之智所謂舉直錯諸枉也、不仁者皆化爲仁、卽愛人之仁、所謂能使枉者直也、分之若有異用、合之適以相成、子夏之言發明孔子之旨詳矣、要之仁乃天地之量、智如日月之明、日月徧照萬物、而不出覆載之大、天地並育羣生、而必須照臨之功、仁智二者、信人君之全德、王道之

大端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解義曰仁者不外於存心之純、孔子告樊遲曰、所謂仁者存其心而已、時乎居處、無動無靜、衣冠瞻視、無敢惰慢、此心儼然恭莊、而心存於居處、時乎執事、無小無大、無敢怠忽、此心肅然敬謹、而心存於執事、時乎與人交換、無衆衆寡、無敢欺僞、此心恪然忠實、而心存乎與人、蓋心無時而不存、在居處則見爲嚴肅而恭、在執事則見爲謹畏而敬、在與人則見爲懇至而忠、雖之夷狄、亦必確然固守、不可棄失也、可見仁者心之全德、誠能常存此心、不雜不間、將至於全體不息、渾然天理之周流矣、豈非爲仁之極功乎、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解義曰、孔子曰、仁爲心德、本人人所固有者、但委靡柔懦則不勝其物欲之私、巧言令色則自喪其本心之正、其去仁也遠矣、若夫剛者強勇而不撓、毅者堅定而有守、木者質朴而無華、訥者遲鈍而不佞、此皆真心之未漓者、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欲之分數少則理之分數多矣、木訥則不至於外馳、心不馳於外則能存於內矣、豈不與仁相近乎、蓋凡人氣稟不齊、或有未至於此者、則當加以變化氣質之功、其有已至於此者、則當加以自強不息之學、必使人欲盡絕、天理純全、且將與仁爲一矣、豈止

於近仁而已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解義曰、凡人立品、蘊藉必期其深、渣滓必期其盡、不徒以文章氣節爭勝也、故理得於心謂之德、敷之議論謂之言、心體純全謂之仁、慷慨激昂謂之勇、四者即其所存固可以知其所發、據其所發、未必可以信其所存、是在觀人者知所尚耳、如有德者、內含冲美、雖不藉夫言、而英華表著、自然順理成章、故必有言若有言者、斐亶可聽、或出於便給亦未可知、豈可遽信其爲有德、如仁者心懷中正、原無藉乎勇、而當機明決、自然見義必爲、故必有勇、若勇者秉志不回、或出於血氣、亦未可知、安可遽信其爲有仁、可見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德、華不勝實也、仁可以兼勇勇不可以兼仁、氣不勝理也、聖賢觀人、朝廷用人、不可以不嚴、不然鮮不有毫千里之失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解義曰、是言仁爲固有之良、不可以生死利害而變也、孔子曰、好生惡死人之常情、然事有適遭其變者、貪生畏死、則失其本心之安、故有志之士、與夫成德之人、當義理與軀命不可兩全之際、斷不肯偷生苟免、以害吾之仁、寧可致命遂志以成吾之仁、蓋仁爲人立命之根、全之則雖死猶生、失之則雖

生猶死也、然求仁必先於去欲、無欲則身命猶可舍、而況於富貴功名之末乎、彼蓋自求其心之安、故利有所不計、而患有所不避也、國家欲得臨大節而不可奪之人、必於淡泊寧靜之中求之、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至矣。解義曰、孔子曰、世之憚求仁者、皆以仁爲遠而難求、自吾觀之仁果遠乎哉、蓋天下無無心之人、亦無無仁之心、是仁乃本來之良、人所固有、但人蔽於私欲而不知求、遂流於不仁而以爲遠耳、若能以一念之覺、反而求吾固有之仁、卽此有覺之中、天理來復、是欲之斯至、無俟他求也、而又何遠之有哉、要之仁具於心得之易、失之亦易、人能時時提醒、在在操存則一念欲之、一念之仁也、念念欲之、念念之仁也、由此而進於天德之純、亦惟存乎一心而已、可不勉乎、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解義曰。是言仁人之心公而情正也、孔子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稍有私心則所發便不能當理、好非所好、惡非所惡、不可謂之能好能惡也、惟仁者之心、渾然天理、廓然大公、絕無一毫私意、見人之善則好之、好其所當好也、好得其正、乃爲能好人、見人之惡則惡之、惡其所當惡也、惡得其正、乃爲能惡人、好人、惡人、惟仁者能之、蓋由其心公、所以其情正也、夫好惡之爲用甚大、親賢遠奸、信賞

必罰皆由好惡一念、措之施爲、惟純其心於仁、則喜怒哀偏而好惡自當、無私好、無私惡、王道之所以大中至正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解義曰是孔子勉人志仁也、孔子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人心亦無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故人特患無志耳、誠能使心之所向、專在於仁、其思慮所至、孳孳存天理、遏人欲、則趨向堅定、惟有天理之公而必不入於人欲之私矣、方志仁時、便無爲惡之事也、可見求仁必先立志、所志既定則一念無惡、至於念念無惡、省察愈精、存養愈熟、雖天行之健、安土之敦、皆從立志時始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解義曰、是孔子言君子爲仁、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孔子曰、順逆之數在天而取舍之分在我、且如富與貴是人人之所願欲者、欲之則思處之矣、然而有義存焉、不可不審、苟道理不當得富貴、而偶得之非義也、見利思義者決然辭之而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人之所厭惡者、惡之則思去之矣、然而有命存焉、不可不安、苟道理不當得貧賤、而偶得之是命也、樂天如命者、決然受之而不去也、此非君子其孰能之、蓋君子之所以名爲君子者、

以其體仁耳、若貧富貴、厭貧賤、是徇欲喪理舍去此仁矣、何以成其爲君子之名乎、故君子必不去仁者也、其不去仁也、不但富貴貧賤之間也、卽終食之間須臾耳、念念在仁、無有違背、雖當造次之時、急遽苟且、其心必在於是、雖當顛沛之際、傾覆流離、其心必在於是、君子之不去仁如此、然則爲仁者取舍之分當明、存養之功當密、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乃可以爲若子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解義曰是孔子望人用力於仁之意、孔子曰、仁之當好、不仁之當惡、誰不知之、然我未嘗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我所謂好仁者、非泛泛然好之也、眞知仁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舉天下可好之物、無可以加之、方是好仁、我所謂惡不仁者、非泛泛然惡之也、其爲仁也、惟恐不仁之爲害、而惡之極其深、不使一毫不仁之事、及於其身、方是惡不仁、此成德之事、難得而見之也、然爲仁在我、欲之卽至、若有人焉、一旦奮然用其力於仁、精以察理而守之以剛、嚴以辨私而遏之以斷、則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我未見有心欲進、而力不足以副之者、蓋人氣稟不同、或亦有此昏弱之甚者、旣用其力矣、而力有不足、中道而

廢、但我未之見耳、夫成德既難其人、而學者復甘於自棄、聖人反覆歎息、其責人也深而望人也切矣、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解義曰、是言君子精義之學也、孔子曰、天下有至當之理、處天下事者、必不可任一己之私、是故有意主於必爲、雖或不可爲、而猶爲之者、謂之適、意主於必不爲、雖或可以爲、而猶不爲者謂之莫、二者但偏執已見、於以處天下事必有害矣、惟君子之於天下也、未嘗主於必爲、而無適也、未嘗主於必不爲、而無莫也、是非可否、一斷之以當然之義、義之所在、坦然無私、確然無疑、既不至於輕率而敗事、亦不至於拘滯而不通、是謂義之與比、天下所以賴有君子也、然精義之學若非講究於平日、焉能汎應於臨時、有天之貴者、所宜自審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解義曰、是言爲仁在於親師取友也、子貢問爲仁之道當如何、孔子曰、爲仁固是一己之事、亦必有所資助而後成、譬如百工技藝之人、將欲精善其所爲之事、必先磨利其所用之器、是則百工亦有所資、況於爲仁者乎、是以君子居是邦也、於大夫之賢者、則必執弟子之禮以事之、則此心有所嚴憚而不敢肆矣、於士之仁者則必以交游之禮而友之、

則此心有所觀感而不至怠惰矣、仁不於是成乎、夫成仁之道不獨學者有資於師友而已也、人主一日之間親賢士大夫之時多、相與講磨道義、薰陶氣質則聖心日純聖德日進矣、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解義曰、是示人以守約之學也、子貢問曰、天下之理雖無窮必擇其要而後可守、有一言之微、爲衆理所不能外、而可以終身奉行者乎、孔子曰、理莫備於一心、執要者亦在乎推心而已、欲求終身可行、其必恕之一言乎、恕者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己所不欲之事、卽勿以施之於人、不求人心之合而祇求自心之安、此卽所謂約而可守者、寧不可以終身行之乎、可見聖賢學問、先戒偏私、帝王功用、首垂絜矩、誠以恕之一言而推行之則大道爲公之世也、豈僅勉賜而已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解義曰、是孔子以全德望人也、孔子曰、天下之理、固自無窮、而君子之學、務求其備、今有人資質明敏、學識淵通、於身心性命之理、修己治人之道、智足以知之矣、由此而服膺勿失、念茲在茲、亦何至有初鮮終、既得而復失之哉、乃持循不力、遂爾私欲間隔、是始而得之者、終必失之、亦可

益乎。所以見道既眞、體道尤貴力也。若夫知及之而仁又能守之、德之修於內者既全矣、乃於臨民之際、或容不莊而失慢、貌不莊而失之佻、是在己已無居尊之體、民將誰敬乎、所以在內者既純、在外者更當謹也。至若知及之、仁能守之、又莊以蒞之、是內外之間、其德交底於純矣。然所以鼓舞作興乎民者、猶未合乎義理之節文則民徒有作肅之心而不能臻夫風動之美、亦豈得爲盡善乎、所以學無止境、必至於盡善而後己也、可見道合內外、兼本末、一有未純、卽爲全德之累、此體道者貴乎日進、豈可以苟有所得而自足耶、子曰、當仁不讓之師、解義曰、是勉人勇於爲仁也、孔子曰、仁乃心之全德、存諸己而無假於人、所以擔當是仁者、全有一心勇往、無所退避、則仁始爲我有而無搖奪之患、故以常人之情言之、凡弟子於師、宜無所不讓、若任爲己任、乃吾所自有者而自爲之、原未嘗爭於師、又何必讓於師耶、師且不讓他人可知矣、蓋仁者人所同具之理、苟能用其力焉、則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又何所容其退避耶、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解義曰是言爲仁之實功也、子張問仁道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心之理、心存則理得、不可有一刻間斷、一毫虧

缺、必於五者推行運用、無適不然、而至於天下之大、則其心公平、其理周備、內外合一、體用全備而爲仁矣、子張請問五者之目、孔子告之曰、心不慢而恭、心不褊而寬、心不僞而信、心不怠而敏、心不刻而惠、凡此皆理之所在、特患不能行耳、誠能恭以持己則有可畏之威、人自不敢侮慢矣、寬以待物則有容之量、人自然心悅誠服矣、一於誠信則人皆倚賴於我而不我疑矣、勤敏作事則無因循苟且之病、而事無不濟矣、恩澤及人則人之蒙我惠者皆有感戴之心而無不樂爲我用矣、信能行此五者天下則仁豈外是哉、蓋仁人心也、理具於心、本非寂滅、無刻不與天下相應接、無處不與天下相感通、必事物物、各得其理、而後心存理得體全用備、自然邦家無怨、天下歸仁、蓋由其心體周流所以物我無間、神聖之理該而帝王之道備矣、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解義曰、是記孔子答子張問政之言以繼帝王之統也、子張問於孔子曰、君子出而用世、當何所作爲、斯可以居位而從政矣、孔子曰、治道不一端、惟在審所取舍而已、政有美而致治者五事、誠能尊而行之則百姓蒙其福、有惡而害治者四事、誠能屏而絕之則百姓去其害斯

可以從政矣、子張又問曰、何謂五美、孔子曰、凡施惠於人者、未免有所費、君子則惠而不費、有益於下、而無損於上、其爲美一也、勞民之力者、多致民之怨、君子則勞而不怨、既已勞民之力而又不拂民之心、其爲美二也、人心有所欲、易至於貪、君子未嘗無欲也、而於己有所得、於人無所求、欲而不貪、其爲美三也、人志意舒泰、易至於驕、君子雖泰然自得也、而無一毫驕傲之意、其爲美四也、以威臨民、易至於猛、君子雖有威可畏也、而不至於猛厲而難堪、其爲美五也、凡此五美皆爲政者所當尊也、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解義曰、是詳五美之事也、子張聞五美之目而未知其實、因問曰、何謂惠而不費、孔子備舉而告之曰、凡施惠而捐己之財則費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君子因天下之利以利天下之民、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但就百姓本然之生理爲之區畫而已、非分吾所有以予民也、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勞民而不量其力、則民必怨、君子用民之力、不奪民之時、不興不急之務、佚道使民、又何得而怨之、欲非其所當然、則貪矣、若仁覆天下之念、不至兼

濟萬物、其欲不止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欲者仁而得者即仁、又焉貪、君子無論人之衆寡、事之大小、一惟臨之以敬謹、而不敢有慢易之心、則應務皆當而此心自安舒矣、然本之兢業自持之內、非侈然自放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端正其衣冠、尊肅其瞻視、儼然於上、人自望而畏之、非作威以加人也、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夫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也、爲政內外始終之道備矣、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解義曰、是詳四惡之事也、子張又問曰、何以謂之四惡、孔子曰、爲政欲民不爲惡、則當素教之、教而不從、乃可加刑、苟不教而遽殺其民則殘酷不仁、而謂之虐凡有所興作、則當先期告戒之、使知奉行漸次整理、乃可責其成功、苟不戒而遽考其成功則急遽無漸而謂之暴、凡有所徵求、如賦稅興工聚衆之類、必誥戒諄切、而後民知奉公、若故意慢其令於前而刻期以急之於後、是誤民而必刑之以罔害其民也、則謂之賊、至若有功當賞則斷然賞之而後足以勸、若均之以物與人也、而於出此納彼之時、遲顧惜慳吝而不即予、則是有司爲人守財、不敢自專之事、而非爲政之體、人不競奮圖功矣、四惡之實如此、皆爲政者所當屏也、記者叙此以上繼帝王執中之治統、

孔子爲政從可知矣、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心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解義曰、此一章書是記者歷叙帝王相傳之道以見孔子與門人相授受者亦不外乎此也、記者曰昔唐堯將禪位於虞舜、其戒命之詞曰、咨爾舜、自古天位相傳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是謂曆數、今爾德當天心、天之曆數已屬爾身矣、然天位維艱、命不易保、必有道以保天下之民而後克永享祿位、爾宜廓然大公、心無偏倚、凡萬幾之來、因時順應、皆以中道處之自始至終、信能執守而不失焉、則民心悅安、而天祿可常保矣、苟不能執中而凡事徇一己之偏則政乖民亂、四海困窮而怨叛將作、爾所受於天之祿位、亦永終而不可復享矣、可不戒哉、其後虞舜禪位於夏禹亦以允執厥中命之、其間雖有人心道心、惟精惟一之訓、無稽勿聽、弗詢勿庸之詞、無非所以發明堯之一言、非有異也、夫以堯

舜禹二大聖人、其授受之際叮嚀告戒不過如此、則執中也者、豈非萬世人君之標準哉、自曰予小子履至罪在朕躬一節、書、是述湯告諸侯之辭也、記者曰、繼禹而膺曆數者、商湯也、湯既伐桀、而作誥以告諸侯、先述其初請命於帝而伐桀之詞曰、予小子履、敢用黑色之牡牲、敢昭告於皇天后土之神、今夏桀有罪、己必討之而不敢赦、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必用之而不蔽、蓋其罪其賢皆簡閱在上帝之心、己安敢違之而自任其私意乎、予之初請命者如此、今既爲天子矣、其責任尤有重焉者、蓋天以萬方臣庶付之於我則朕躬若有過舉而得罪、是己不能奉若天道而致之、萬方小民何預焉、若萬方臣庶得罪犯法、是己所以表率撫取者、未得其道、其罪無可諉矣、爾諸侯其共體之、此湯告諸侯之詞也、觀其請命之詞則伐桀之舉出於天、觀其告諸侯之詞、見天下之責在於己、承天子民、慄慄危懼、視三聖之執中、殆異世而同符也與、自周有大賚、至所重民食喪祭此五節書皆述武王之事也、記者曰、繼湯而膺曆數者周武王也、武王初克商時、卽反紂之所爲、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然非人人而富之也、惟有功德之善人則加厚而是富焉、以示激勸、其賞善之公如此、當其伐紂之初、誓師之詞有曰、紂雖有至親億萬之多、然皆離心離德、不如我周家臣子皆仁厚有德之人、同心同德而可恃也、

是伐紂有必克之理矣、今我既護仁人、若不往正其罪則百姓怨嗟、歸罪於我之一身、蓋謂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拯已於水火之中也、其以除暴爲己任如此、又紂之時權量無準、法度咸墮、百官不職、武王既定天下、於是取權之輕重、量之大小、皆謹而較之使歸中正之則、而官府不得以侵漁、民間不得以欺詐、若禮樂制度、凡可損可益、可因可革者、皆審而定之、使合義理之當然、有官職廢墜不舉者則重新修理、使在官百職、一時盡舉、無復向日頹廢之患、由是王章所布、在在遵守、而四方之政、無有壅遏而不行者焉、武王之以義正天下如此、紂之時滅人之國、絕人之世、逸民播棄而不用、武王方有天下、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於其國土已滅者、則裂茅土以興之、使享有國邑、世系已絕者、則取支庶以繼之、使綿其宗祀、又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賢人隱逸在下者則舉用焉、使野無遺俊、三者皆人心所欲也、武王行之、由是德意所被、人人欣戴、而天下之民無傾心而歸向焉、武王之以仁感天下如此、至於加意民事、非獨一端、而所尤事者、則惟在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之三者、故制田里以厚民生、定喪祭之禮、以教民孝、所以維人心而厚風俗也、由武王之事觀之、德澤周徧、政教修明、無非表建中德而無負上天寵綏之命也、其接堯舜禹湯之中統良有以夫、自寬則得衆至公

則說此一節書、是統論帝王之道也、記者既歷叙堯舜禹湯文武之事、因總論之曰、二帝三王、因時立政、設施雖不同、而爲治之道、不外寬、信、敏、公四者、人君以天下爲重、惟寬以有容而包涵無外、則四海度內、萬物一體、衆莫不歸附之矣、出治以至誠爲本、惟信以行政、而內外如一、則上以誠感、下以誠應而民莫不倚仗之矣、庶事所以叢脞者、不能勵精圖治也、惟勤敏而宵旰不遑則百度振舉、所爲有功矣、人心所以乖違者、不能虛衷順應也、惟大公而好惡不作則舉措合宜莫不悅服矣、此四者帝王所以成唐虞三代之盛治也夫、分言之曰寬信敏公、約言之不過一中而已、有天下者執此中而不失、以比隆二帝三王也、何難之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解義曰、此一章書是勉人君法先王行不忍人之政也、孟子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爲形、卽稟天地生物之理以爲心、凡見人不得其所、卽有一不忍之心萌動於中、此固不分聖凡、無不同具、但人雖有是心、率爲物欲所蔽、不能推而達諸行事、惟先王則全

體流通、觸處周徧、不忍人之失養、則制田里、教樹畜、卽有政以厚其生、不忍人之失教則設學校、明禮義、卽有政以復其性、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隨感隨應、隨變隨足、天下雖大其治之也、不猶運諸掌上之易乎、先王能全其皆有之心如此、夫天下之人至不齊矣、天下人之與先王甚懸絕矣、而謂其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於何見之、是當於猝然發露之頃、觀其自然莫強之意、有如今之人、乍見一無知之孺子、將入於井、無論賢愚、必爲之怵惕而驚懼不寧、惻隱而傷痛甚切、此其心初非爲內交於孺子之父母而結好也、非爲要譽於鄉黨朋友而掠美也、並非惡居不仁之名而懼人之謗議也、動於不容己而發於不及覺、不知其然而然、亦不期其同然而無不然、此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人人有是心、先王亦不過有是心、先王有是心、遂成其爲先王、凡人有是心、僅成其爲凡人但以先王能行、凡人不能行耳、然則人主欲法先王、苟非以實心行實政、使天下之民無不實被其澤、雖有仁心仁聞亦何益哉、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人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此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

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解義曰、此四節書、是推言四端之心、皆人性所固有、而見擴充之功不容已也、孟子曰由乍見孺子入井一事觀之、可見無惻隱之心、天下必無是人、人皆有惻隱之心可知、推之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或有所感而卽動、或因所觸而卽形、無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天下亦必無是人、人皆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有知矣、然是四者之心、所以感卽動、觸卽形者、其故爲何、蓋惻隱非他、吾性中固有是慈愛之眞、肫然不容己仁之端也、羞惡非他、吾性中固有裁制之宜、截然不可紊、義之端也、辭讓非他、吾性中固有是謙恭遜順、自然之品節、禮之端也、是非非他、吾性中固有是分別去取、不爽之衡鑒、智之端也、有是性卽有是情、是四端爲人人之所共有、卽爲人人之所皆能、人心之有四端、猶人身之有四體也、乃或自謂不能而不反求諸己、是自賊而已、或謂其君不能而不責難於君、是賊其君而已、夫人而可自賊乎哉、事君而可賊其君乎哉、誠使凡有是四端者果能自加察識、卽一念之感動一時之發露、推而擴之、使其無念不然、無時不然、以充滿其全量、將見四者之心、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沛然勃然有不可遏塞者矣、苟至於能充之、則仁義禮智之用、自然推行各當、暨訖無外、四海雖

大、足以保之而無難、苟不充之則牲分既虧、彝倫日斁、雖至親若父母、且不足以事之、況四海乎、是知人若有是心、始則患在不能祭識、既祭識則又患在不能擴充、孟子告梁惠王即不忍民饑一事、引之以王道、告齊宣王、即不忍穀觶一念引之以發政施仁、無非欲其察識此心、以盡擴充之功用、而梁齊之君雖知之而不能行、故孟子至此又痛切言之、其詞愈危而其意愈切矣、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者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

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解義曰、此一章書是孟子欲人察識其本心也、孟子曰、觀於人之欲惡而可以知此心之所自具者矣、今夫魚之味美、我所欲也、熊掌之味亦美、亦我所欲也、其或得魚則失熊掌、得熊掌則失魚、二者不可得兼、則熊掌較魚爲尤美、寧舍魚而取熊掌者也、養生而不害其生我所欲也、守義而不虧於義亦我所欲也、其或求生則無以全義、求義則無以保生、二者不可得兼則義較生爲尤重、寧舍生而取義者也、人之所以舍生取義者何哉、生本無不欲、而其心之欲義、更甚於生、故不爲苟且以得生也、欲生則無不惡死、而其心之惡不義、更甚於死、故雖當患難而甘死不辟也、夫此欲惡之甚於生死者、乃秉彝之良心也、如使人無欲義之良心、而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爲得生之計者何不用也而安肯輕生、如使人無惡不義之良心、而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爲辟患之地者何不爲也而安肯赴死、由其心惟不義是惡、則可以辟患而入於不義有不爲也、然則人之生而具此秉彝義理之心也蓋亦必然而無疑者爾、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解義曰、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從事於心也、孟子曰、人之不可一日離者、莫如仁義、而能盡仁義者寡是未知其切

於身耳、仁者何、人各有自具之心、而其所爲心者內存夫中正、外著其慈祥非以仁爲之體乎、則仁卽人之心也、義者何、人各有當行之路、而其所爲路者、經事主乎宜、變事主乎權、非以義爲之準乎、則義卽人之路也、謂之人心人路則所以操是心、遵是路者、宜極其至矣、乃舍置其路而不由、放失其心而不知求、其於爲人之理安在、不亦可哀也哉。夫人若有鷄犬放、雖至輕之物、皆知求之、以期於必獲、及有放心則此身無所統攝、所係至重、而反任其縱逸、不知閑存於出入之間、何其明於至輕而昧於至重也、抑知心之不可聽其放、而放則不可不求耶、凡學問中、致知力行其事不一、其道無他、心爲一身之主宰、能使心之得其正者、順以養之、心之入於邪者、慎以閑之、則視聽言動皆受治於心而不苟、由此心正而無適非仁、亦無適非義、積累而上達奚難也、學問之功舍求放心之外尙復有他道乎、蓋人之心馳於外者、欲其收而入、存於內者、欲其推而出、推則有以見心之用、而收則有以立心之體、體立而後用行、則存 養省察、非從事學問之大原耶、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

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蹙、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昔孟子抱道自重不見諸侯、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人、孟子因而見之、蓋爲行道計也、惠王一見孟子因問之曰、臾自鄒至梁遙遙千里、乃不憚其遠而來者、亦將有奇謀善策可以利寡人之國乎、惠王此言但知有利乃爲己之私也、孟子對曰、王誠有意治國何必以利爲哉、亦有仁義而已矣、仁以愛人則可以懷保四境、義以制事則可以總理萬幾此乃求治之要道也、奈何舍此而言利耶、且王亦未知利之爲害耳、今王爲一國之主、乃大夫士庶人所則效也、如王所重在利、自籌曰何以利吾國、此端一開、人皆效尤、爲上者爲利而謀取乎下、爲下者者爲利而謀取乎上、是上下交征也、危亡之禍不從此而起乎、將見萬乘之國或有弑其君者應非他人必是千乘之家、以彼所利在萬故不得不弑也、千乘之國或有弑其君者、應非他人必是百乘之家、以彼所利在千亦不得不弑也、夫君有萬乘而臣取千焉、君有千乘而臣取百焉、以義揆之不爲不多、亦可以相安無事矣、苟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知分誼之可安、而惟貪肆之無己、不至於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固未肯蹙足也、利之爲害一至於此豈不甚可畏哉、若所謂仁

義似乎無益於國、而其實未始不利也、嘗見不仁之人存心刻薄因而遺棄其親者有之、若所好在仁則愛親之誠出乎天性、未有仁而遺棄其親者也、不義之人存心僭忒因而背慢其君者有之、若所好在義則敬君之念盡其當然、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人皆愛親、人皆敬君、則其利於國者莫大於此、寧可舍此而言利耶、今王誠欲爲國亦惟曰仁義、以使人愛親敬君而已、何必曰利、徒啓人弑奪之心哉、蓋戰國之時王道衰息、因孔子既歿聖學不明故也、一時遊說之徒皆以功利干進、而當時之君亦習而好之、自孟子獨以仁義勉惠王而內聖外王之學遂大明於天下後世、誠因此言而繹思之則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

